

当代国外 教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资料中心编

DANGDAI
GUOWAI
JIAOYU
YANJIU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国外教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資料中心編

当代国外教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资料中心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城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5 字数: 310 千字

1986 年 6 月第一版 198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 本

统一书号: 7135·170

定价: 1.70 元

编者的话

努力想使我国教育改革真正以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因而力求加强和改进教育研究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了解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有关情况。可是，迄今为止，我国在这方面尚未有一本较为完整的读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我们愿意对此作一初步尝试，尽管任务十分困难。

我们试图通过本书让读者可以对当代国外教育研究有一个概要的认识。具体地说，即如下这些方面：（一）教育研究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二）教育研究的种类；（三）教育研究的主要课题；（四）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五）教育研究的组织；（六）教育研究与教师以及教育研究人员的培养；（七）教育研究的评估；（八）教育研究与教育改革和教学革新；（九）国际教育研究；（十）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与效益。也就是说，力求为我国教育界，尤其是教育研究人员和教师以及分别从事教育科学的教与学的师生，提供必要的信息。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有一些不易解决的技术上的问题。例如，上述十个方面除少数之外，多半散见于收入本书的多篇译文之中。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入选译文截然地按照这十个方面分开编排，而采取了现在目录中大致分类的处理方式。又如，在编选中尽管已考虑到选材的“复盖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宏观与微观等），但是，囿于可供使用的人力、文献和时间等因

素，故仍有些挂一漏万之感。广大读者自然会注意到这些情况。

本书的选材和译稿组织工作由张人杰负责。参与编辑工作的有周桦林、高敬之、张人杰。此外，颜佩华、朱腊梅等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工作。

目 录

实验教育学与教育科学研究的演变

[比利时] G·德朗舍尔 张人杰译……………(1)

教育研究的世界新动向

[英] 埃德蒙·金 钟启泉译……………(14)

教育科学研究的种类

[日] 福岡县教育研究所 李若柏、索建新译……………(31)

教育研究对苏联学校教育发展的影响

[苏] M·П·卡申 张人杰译……………(41)

教育研究对波兰教育的影响

[波兰] 温切迪·奥康 陆敏福译述……………(54)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

[瑞典] 托尔斯顿·胡森

赵中建、石伟平、顾建民译……………(61)

教育研究、教育规划和教育决策

[瑞典] 托尔斯顿·胡森 张可明译……………(82)

最有意义的教育研究

[美] 丹尼尔·E·格里菲思 邵瑞珍译……………(88)

教育科学研究的分类与质量评定标准

黄云英编译……………(100)

论教育研究的效果、质量与组织

[苏] B·M·布隆斯基 黄云英摘译……………(114)

教育研究的效益

[墨西哥] 巴卜洛·拉塔比

包秋译、彭荣仁校……………(126)

教育研究的复杂性与方法论

[法] 吕西安·热米纳尔 张人杰译……………(136)

系统分析在教育革新上的应用

杨国赐编著……………(152)

教育科学研究人员

《苏维埃教育学》杂志编辑部 朱佩荣摘译……………(190)

教师与教育研究

张人杰译……………(202)

几个国立教育研究机构

[比利时] G·德朗舍尔 张人杰译……………(220)

美国在教育科学方面组织科研工作的体系

[苏] K·B·沃尔科夫 沈霞冬、杜殿坤译……………(240)

美国国家教育研究所的六个研究领域

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 金含芬译、傅统先校……………(251)

美国教育情报资料中心

张晓旭编译……………(262)

苏联教育科学研究概况

杜殿坤编写……………(265)

苏联教育科学院在七十年代的科研活动和计划

沈霞冬译述……………(280)

苏美的教育研究：两国异同点

[美] 托马斯·S·波普凯维茨 B·罗伯特·塔巴

克尼克 李佳译	(287)
日本的教育研究体制	
[日] 木田宏 张玉琴译, 刘北鲁校	(303)
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	
苏真编译	(312)
联邦德国教育研究概述	
孙祖复编译	(320)
法国教育科学研究述评	
洪丕熙编写	(332)
瑞典的教育研究: 改革的策略与研究的政策	
英格·马克伦德 金含芬译述	(340)
民主德国教育科学院对教育内容理论问题的研究	
艾·德列芬什捷德特 黄云英译	(350)
匈牙利教育研究的组织结构及协调	
[匈] 吉安尔吉·阿戈斯东 张可明译	(365)
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能力	
[美] 谢尔登·谢弗 张力钢译述	(374)
国际教育研究机构	
陈延泽编译	(38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计划	
周南照编写	(399)
国际教育局	
华四泉编译	(406)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	
汪世清编译	(417)

实验教育学与教育科学研究的演变

〔比利时〕G·德朗舍尔

张人杰译

译者按：比利时列日大学实验教育学实验室主任吉尔贝·德朗舍尔为国际教育局撰写的《教育的实验研究》一书，1982年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最近，有人在法国国立教育研究所季刊《法国教育学评论》（1984年4—6月号）发表书评，称这一著作“篇幅虽然有限，但在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上提供了丰富的、有启发性的资料”。这里选译该书的导论和结论，并冠以《实验教育学与教育科学研究的演变》这一标题。

导 论

同德国的拉伊和梅伊曼，法国的比奈和西蒙，瑞士的克
拉帕雷德，比利时的苏于登，美国的赖斯、桑戴克和贾德
（这里只是不公正地提及历史上几位杰出人士）的研究活动
一起，于1900年左右问世的实验教育学，在本世纪最初二
十年内有了飞跃发展。

在这一时期里，实验教育学有三大思潮：教育学运动，

它在许多情况下向儿童心理学而不是向教育学推进；新教育运动，在新教育运动中哲学往往走在科学前面，教育学是实验性的，但更是“经验性的”^①，也就是说，试图不加以严格控制；最后，是本义的实验教育运动。本义的实验教育运动，在桑戴克的研究中属于纯粹的唯科学主义的范围，而在比伊瑟的研究中则有一个均衡得多的表述，比伊瑟想使学习活动中的学习方法合理化（从谈论实施“泰罗制”开始），但在教育中为哲学、主观性和经验主义仍留有很大位置。

当时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领域主要是：使学习活动合理化（从工业劳动的合理化得到的启迪）、教学法、制订课程计划（狭义的）、拟定智力测验，以及行政管理的大规模调查（如学业失败的统计）和学业成绩的第一批标准测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是一次很大的扼制，而美国却加速了它的进展，尤其是因为在美国创立了闻名遐迩的陆军智力测验。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主要情况是怎样的呢？在技术方面，我们今天称为标准智力测验的技术得到了充分发展；考试学已经重新被采纳（但在学校实践中，对学业评估尚未很深入的进行探索）。关于学生知识形成的纵向研究已找到自己的方法（也是标准的）。描述性和推论性的统计有很好的开展；尤其是，群量解析法已被采用。最大的限制来自计算所需要的时间；机械或电子的办公用具以及计算规则是研究人员的两个助手，但帮助也极为有限。

在美国，实验教育学在“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和

① 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布尔东、康德、赫尔巴特、裴斯泰洛齐等人提出的关于实验的建议，属于经验性的教育学。

“教育研究方法”这三面旗帜下，当时已出现在各大学。相反，不管西蒙·瓦内、皮埃隆等人的著作有多么重要，科学教育学在西欧大学里几乎仍找不到自己的席位；往往只有心理学才被承认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是，在比利时、瑞士、英国等一些国家，情况要顺利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又是一次很大的扼制。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里，抵抗运动的力量与其说是集中在进行认真的实验，还不如说是集中在战后要推出的基本改革（朗之万一瓦龙计划）的准备工作上。然而，在瑞典和其它少数国家里实验仍在继续进行，在美国有大量的用于军事的工程心理学研究。例如，J.P. 吉尔福特在大战中领导着空军各部门并收集了大量数据，这使他从复员起就能对认知过程进行因子研究，从而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说。军事心理学的研究，当时在英国以伯特·罗杰和弗农，在瑞典以年轻的托尔斯顿·胡森为代表。为了解决一些作战问题，行为研究确定了自己的方法论，并且大规模地得到开展。

1945年，备尝战争苦难的人们想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尤其是想要确保一种最大多数人，最好是不分阶级和种族都能受到的长期而又丰富的教育，使得象身心残疾者这样有先天性缺陷的人，也能从这种跃进中受益。

从五十年代起，非殖民化过程全面铺开，这使得第三世界可以让人们听到它的声音。由于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系统的发展，因此重要的任务在于提高入学率，创立符合它们文化和经济特性的课程以及恰当地培养教师。但是，发展中国家处于互相矛盾的压力之下：为了满足教育需要，它们的经济应该相当富裕，而为了使经济更好地发展，

又需要教育系统有更高的效益。

科学和技术日益迅速的进步，使课程计划的内容重新引起争议；要求课程计划的内容能使人立即感受到创造性的经济和物质价值。此外，战争的罪行和许多不法行为严峻地表明，道德高尚者的进展很少能够同有学问的富人相提并论。希望眼前和今后几年经常能幸福是人生的愿望，但情感上的平衡似乎应该先于物质福利的获得，因此，必须赋予情感教育以新的意义。这就重新涉及学校课程计划的问题和制订评估方法的问题。

知识的迅速陈旧、知识激增以及迅速产生的闲暇文明，这一切都使教育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它应该是终身的。

最后，学校也不再与令人惊讶的技术进步无关：教育技术学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在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为确保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足以在政治竞争中保持发言权的愿望倍增。

1945年至1965年教育研究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发达国家很有设想又有大量经费的教育研究，逐渐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同时朝着各个方向推进。1966年，布卢姆指出^①，在美国，每年发表约2,500份研究报告，1960年至1965年，资助教育研究的金额增长2,000%。

1945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直截了当地回复到实证主义。这主要是针对在过去二十五年的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且往往有哲学运动形态的新教育运动（进步主义）。

① B.S.布卢姆：《教育研究第二十五个年头》，1966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的讲话）。

人们指责新教育运动把简单的信条上升为一些科学地加以证实的假设，指责新教育运动很不在行的支持者开辟的是一条缺乏严谨性的松弛的道路。

这就可以解释新行为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是 B.F. 斯金纳——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斯金纳的分析，其严谨性与先进工艺学，特别是与电子计算机程序化所使用的算法技术完全一致。因而立即兴起最佳目标和最差目标的教育学运动。品性型的观察法给今日之教育研究提供的，将是一个最富有成果的方向：过程的行为分析。

也是在五十年代末，电子计算机使人初次摆脱了研究过程中因计算上的负担而产生的忧虑，从而揭开了研究的新纪元。标志着进入这个新纪元的有两项成果：一项是美国的人才测算（1960年），即在周期性的人口调查同时所进行的历史上第一次教育人口调查（对作为抽样调查对象的十五岁居民广泛地进行测定，并且持续不断地测定到二十五岁）^①；另一项是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在十二个国家同时进行的第一次国际学业成绩测量。

与此同时，主要由于统计学的发展，关于学校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长足进步。1963年，D. 坎贝尔和 J. 斯坦利发表了关于教学研究的实验性和准实验性计划的著名论文^②。与 R. 费希尔的理论相比，这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因为，他们两

① 绝对地说，单独进行的第一次全民智力测量，是由苏格兰教育研究理事会在 1932 年完成的。同第一次测量进行对比的第二次苏格兰人智力测量在 1947 年进行。

② D.T. 坎贝尔和 J.C. 斯坦利：《关于教学研究实验性和准实验性计划》，1963 年。

人的这项研究已经考虑到学校情况所固有的限制。可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形势出现了急剧的逆转。

科学和技术方面新的推进，给富国既没有带来幸福，也没有带来和平，而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却开始明显加剧。此外，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居民在食物和设备方面的需要已大部分得到满足。正象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特别是 J. 富拉斯蒂埃先前预计的那样，对生活质量的关心较之单纯的物质要求开始受到更大的注意。

随后，从美国伯克利到法国巴黎立即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大学生抗议示威运动。同样，不直接提问、嬉皮士运动以及重新发现萨默希尔的自由儿童（1921年由 A.S. 尼尔创建的自由学校）所引起的热潮，这一切都是深刻的文化危机的症状。

与此同时，在许多有关认识论的讨论中，科学，尤其是人类科学重新引起争议：有些人认为，历史研究法和人类学研究法同规范化接近法是互相对立的，或者说，如果人们更愿意接受首先是定性的研究法的话，那末它同优先进行定量的研究法是互相对立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必须没有数量化。正象试图明确提出一些总的规律的皮亚杰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相反，历史学家的论述即便用规范数据来加以充实——正如历史学家今天在做的那样——但也不是从现实中抽象出一些规范变量，而是要使每个具体过程充分体现它的复杂性，因而体现它的不可磨灭的特点”。^①

于是，我们来到了当代，这是本研究报告将要研讨的对象。

① J. 皮亚杰：《人类科学的认识论》，1969年，第21页。

在八十年代初的今天，实验教育学进展到了什么地步呢？在最先进的研究中心里，实验教育学无论在它的理论还是方法和技术上都是高水平的。但实验教育学的进展情况在世界各地差别很大。确实，联邦德国、比利时、法国、瑞士、东欧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苏联）和日本的实验教育学居于领导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发展中国家除个别的以外，一般都不开发这一领域的活动，而它们比其它国家又更迫切需要信息和手段使它们的教育系统与发展中国家处处都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相适应。其中两个地区，即地中海沿岸和拉丁美洲一些大国有很大的研究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已被历史所证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一门科学的进展程度，在原则上与形势发展的偶然性绝无关。然而，教育是这样直接、这样经常地在为人服务着，如果不思忖一下教育研究的产生和进行，要处理研究工作所涉及的教育那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正象 P. 菲尔泰曾经指出的那样^①，所谓研究工作的质量，更确切地说，研究工作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其实，研究的质量也许：

——“从规范学的观点来看，乃是”一个行政管理当局或几个占优势的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西方国家）“所规定的目标”；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乃是符合某一个地方或地区民众的期望，并且用于它的发展”。

正象经济一样，教育的发展以及为此所必不少的研究工

① P. 菲尔泰：《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真理标准》，1980年，第25页。

作之发展应该是内源性的，这样才真正有意义并且有深厚基础。因此，几乎所有穷国的悲剧就在于，往往缺乏它们最需要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

但这种事业的建立并不是很快的，甚至在开创这种事业之前就应当有很多时间用来培养本地的、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当务之急是在这方面鼓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

尤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以下两个原则：

1. 越是贫困，对教育研究的政策之探讨越是应该有助于投资和更好地开发可供使用的资源。

2. 基础研究并不是奢侈品，因为：（1）基础研究能够为最重大的革新提供依据；（2）基础研究对那种想在只注重开发研究中安身立命的墨守陈规和官僚化是一种抵御；（3）基础研究是出尖端研究人员的领域。当然，不可能只开展基础研究，但要很好地给基础研究留出位置。

除了实验教育学开始存在以来对它提出的一些教学问题之外，现在向实验教育学提出了各种新问题，当工业化国家愿意的时候，会拨出足够的经费予以资助。使全球感到忧虑的经济危机远远不是一种限制，也许因此更应该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来最大限度地重视各国的人力资源。

实际上，自由的科学研究得到资助的规模，主要因民主化的程度而有所不同。教育研究，尤其是评估性的教育研究，对于那些往往企图用空泛的、事实上不会实现的教育目标以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当局来说是一个发难地。

结 论

对教育的实验研究在它存在的八十年左右的演变进行时空上都是有限的审视，就会发现，它的进展比人们通常估计的要迅速得多和大得多。人们对它的进展之所以估计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忘记了许多教育现象极为复杂和极为短暂，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不了解。

今天，教育研究抛弃了本世纪初曾经激励实验教育学一些伟大的奠基者的唯科学主义，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论，即以规范化接近法和历史接近法的辩证统一，以解释和理解唯科学主义的辩证统一为基础的认识论。

教育研究由于它的方法和技术的增加，因而也有迅速发展。也许可以这样说，教育研究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教育研究现在已有充分准备来解决向它提出的问题。但不能要求它去做它做不到的事。

更确切地说，正像F.克林杰指出的那样，要求基础科学研究去解决日常具体问题，那是把科学与工程学或工艺学相混淆了。

作为应用科学总和的工程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但并不混同于科学。工程师的职责是找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要运用工艺学——包括为达到一些实际目标的全部方法和设备。而工艺学也产生于科学但又不混同于科学。①

① F.N.克林杰：《教育研究的影响》（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主席在该协会年会上的讲话，1977年4月）。